

## 遇见

## 『修书』的乐趣

孙现富

“老孙！”周末一大早，我去古旧书市“淘宝”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喊。循声张望，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战友老王。早就听说，他从部队自主择业后从事旧书收藏和古籍修复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。

多年前，我和老王同在一个军种服役。那时就知道他喜欢收藏旧书，还听说他爱人随军后，专门从事古籍修复。退役后，他们夫妻俩靠着热爱和执着，传承起这门冷僻的技艺，还有了自己的“古籍修复工作室”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

老王的摊位主要以古籍、碑帖为主。他藏有大量手抄本，涉及各种题材，这些可都是他的“宝贝”。他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。家里的书柜里、架子上，古旧书籍满满当当。“数量已有上万册！”老王的口气自豪，让我羡慕。

“饭来啦！”我们聊正酣，碰巧老王的爱人来送饭。当年我就非常钦佩她放弃工作专心修书的勇气，很想知道其中缘由，这次终于有了机会。

原来当年随军后，老王的爱人偶然看到丈夫买回的一本石印古籍，纸页泛黄，字体漂亮，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古籍。只可惜，书中有不少被虫子蛀咬的地方，还有一些残缺。她很心疼，试图请人修复，可未能如愿。于是她就从网上查找资料，还买来专业教材，尝试自己修复，然而效果很不理想。

查找资料时她发现，全国从事专业古籍修复的人员并不多，所以，就动了自己学习古籍修复的念头：“当时想的是，把破损的书籍修好，给后人留下一段完整的记忆。”

听说，我对他们的执着更增添了几分敬意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并不简单。对老王的爱人来说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她联系过几家图书馆想自费参加学习，可惜这些培训都不对外。经人介绍，她找到了一家省级图书馆的一位老师，才算正式走上古籍修复之路。

虽说有思想准备，但跨进了门槛才发现，困难远比自己想象的多。修复一本破损古籍，需要刷尘、拆线、粘页、补残等二十多道工序，还要蒸、揭、托，一招一式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。老王的爱人从旧书刷尘、纸张配染、糨糊调制等最基础的知识学起。

常常是，长夜孤灯下，一把剪刀，一只镊子，一把刷子，一个喷壶，一瓶糨糊，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有时，要先去除旧的修复纸和上面的糨糊，必须喷水润湿后，再用针尖和手指肚把那些纸一点点搓掉。手轻了，搓不掉；手重了，搓坏纸。如何掌握好火候，非常考验人。

有一年，一位藏家托人寄来几部残损严重的古籍，其中一部每页都有几十个蛀洞。老王的爱人先用软刷、镊子细心清除脏物，然后用毛笔尖蘸糨糊沿孔洞周边涂抹，以相近颜色的修复纸贴补，再用针锥、镊子等工具小心去除多余的修复纸和孔洞周围的糨糊。每页都要花费五六个小时，有的甚至需三四天时间。三个月后，古籍重获新生，藏家惊喜不已，连连称赞。

那时老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给妻子

## 荔枝村的文化泉脉

许锋

村里有一个广场，一侧，池塘水绿，树木蓊郁。正对广场的是“孔氏宗祠”。原来，北宋时期，孔子的后裔孔安愈到此开村，设教肇庆，迄今已有千年历史。孔氏宗祠始建于清代，后重修。

宗祠平日里不开门。友人言，进门是一个“鲤庭垂训”的屏风，刻着“大中至正”四字。往里，矗立着一座孔子像。其间，设有“诗礼堂”。悠悠古风，诗礼传家。我的眼前，仿佛出现三千弟子端立孔庭，夫子循循善诱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恢弘景观。

这样的村子，必不缺“书”。“玉书门”“学习里”“飞鸟书屋”“白兰社学”“殿华学校”“贞文书房”“状元学堂”……古建筑、古巷、私塾旧址之名回荡在耳边，俨然书香扑面。因年代久远，墙砖灰白，青苔伏匿，有些字迹已被风霜剥蚀。想当年，学子俱是笃学不倦，唯此，小小的村子方有文化传承、薪火赓续之气象。漫步其间，经过一处又一处紧挨着的房舍，忽见一座楼台之上，建有一个“公益咖啡馆”。

一侧红砖墙上写着“别抱怨读书苦，那是去看世界的路”，一侧青砖墙上写着“放下手机，阅读一小时，立享免费咖啡”。这是一家“有温度的乡村咖啡馆”。而古老的“殿华学校”已变身有一家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书吧。我拾级而上，入内，只见各类书籍整齐摆放在书架上，书香、木香混杂着夏日的气息，淡淡飘入鼻翼。书吧有三层，一层为阅览室，两张宽长条木桌，十几把木椅；二层也是阅

览室，可席地而坐；沿木梯上至三层，是一间教室，十几张小木桌，配十几把小木椅，正前方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。我站了一会儿，想起自己童年上课的时光。又坐了一会儿，望着窗外伸上来的郁郁葱葱的树枝发呆。正是晚饭时分，没有孩子来读书。一问方知，孩子们在这里来去自由，平时热闹得很，还有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读书、练习书法。
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新华书店也在村里设了点。去年暑期，肇庆市首家乡村新华书店在荔枝村“贞文书房”旧址开业。但我来得不是时候，因是傍晚，书店关门了。扒着门缝“窥探”，里面图书不少，是集书店、书屋、书房、数字阅读为一体的乡村阅读空间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照在稠叠的云朵上，天边红彤彤一片。此时，连日的燥热好像突然散入山林，微风阵阵，一片清凉。我慢慢地走，慢慢地看，慢慢地思考。不觉间，走到村西梁氏大夫祠。它始建于明代中后期。原正大门梁檐之上有“钦点状元及第”牌匾，今已不见。明清时期，莲塘梁氏族人中有兄弟、父子同登科，走出翰林院侍读、进士、举人、太学生、贡生等数十人，让人暗暗惊叹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若从高处远远地看，荔枝村建在呈弯月形的土岗上。靠东南方，居住着梁、朱两姓，靠西北方为孔、容、温三姓。如今仍有四千名不同姓氏的村民在村里生活。他们像檐廊下的一只只燕子，对自己的家园不离不弃，精心守护。是什么力

量留住了他们？我想，或许，是因为这里的一条条古巷、一间间古宅以及古社坛、古碑刻，乃至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承载了太多他们祖先的气息和历史的积淀，这是多么独特的人文生态，弥足珍贵。

不过，我还是觉得缺失了什么。作为村庄，若无“乐耕”，何以“久读”？徘徊丘垄间，直至看到一座硕大的农耕文化园，顿觉释然。它位于村庄旁、神符山下。“晨耕陇上田，夕咏窗间书”，这才是古村生生不息的秘诀。

农耕文化园内，有高要西江虾谷展示馆，一个以罗氏沼虾为主体的科研学、亲子游和农业产业展示的平台。听工作人员说，高要区为“中国罗氏沼虾之乡”，全区养殖面积十二万亩，莲塘镇养殖面积连片有两万亩，而荔枝村是“稻虾共作”基地。若来得早，去水塘稻田间转转，能看到罗氏沼虾舞着湛蓝色大钳子优哉游哉的样子。馆内，还有“罗氏沼虾智慧养殖”“粤港澳大湾区罗氏沼虾价格指数”平台，站在屏幕前，各种数据一目了然。

来荔枝村的时候，听说第二天有一批城里的孩子要来这里研学。他们会坐着“小火车”途经凉亭驿站，了解二十四节气知识，在百米长的瓜果长廊中采摘，在虾塘旁快乐地钓鱼，在山幽气清、晨鸟鸣中看孔雀飞翔。

太阳下山了，月亮上来了。神符山上，一条灯带通向光明的峰顶；山下，青蛙“咕咕”地叫着，蟋蟀声如如潮水。此时的古村，千家灯火，静谧安详。

## 阳光之窗

陈荣力

退休后，我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有一间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但朝南一排玻璃通窗，光线特别明亮。

有太阳的日子，早上，紧挨窗户的绿植被涂上了一层明晃晃的光。太阳慢慢南移，那明晃晃的光也渐次扩大，涂上沙发、桌子、书柜、茶几，以至涂满半间屋子的地面和墙壁。整个上午，坐在办公室的我，几乎都是浸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工作的。中午，太阳已移到了正南，我稍稍仰头，就能看到窗外上方让人睁不开眼的太阳。

朝南玻璃通窗的对面，是一幢三层楼房。楼房每个窗户的装饰都是各种造型的卡通动物、人物，好似一个童话世界。不用猜，这是一个幼儿园。

早晨，我打开玻璃通窗，随阳光一起灌进屋里的，是对面幼儿园孩子们响亮的歌声。那些歌声稚嫩，但天真、纯净，和阳光一样明亮。沉浸在这样的歌声里，即使在那些没有阳光的日子，我的眼前和心里也是一片阳光。

我最喜欢看孩子们在运动场里做早操。早上，太阳将整个运动场镀成

一片辉煌。孩子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马驹在奔跑，将阳光都搅得不安分地跳动着。音乐声响起，“小马驹”们很快安静下来，跟着音乐的节奏，扭扭头、拍拍手、伸伸腿、弯弯腰。他们的动作有点毛躁，有的甚至错乱了步骤，但自然、率性，没有丝毫拘束，如阳光一般充满生机活力。一天，我正看着孩子们做早操，一瞬间突然想到：其实，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阳光！

在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常常有热爱慈善的人来办公室坐一坐、聊聊天。大凡他们来，我总喜欢请他们坐在朝南玻璃通窗下的沙发上。这样重要的位置，既是出于礼貌，也是因为尊敬。我发现凡是热爱慈善的人，心态都十分积极，话语也多是正能量。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、身上，泛着一种知足、快乐的神采，一种生动、动人的光。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：让人成长，给人带来滋养、康乐的，其实不仅仅只有自然界的阳光，人间的真、善、美，何尝不是又一种阳光？

对着阳光的窗户，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天地。

擀粉最好吃。锅中水开，下入做好的手擀粉条，水花翻滚，粉条变得剔透。粉熟，捞入碗中，放蒜末、盐、醋、酱油。挖两勺辣椒，撒一撮花椒面，热油浇上，噼啦有声，香味四溢。这便是麻辣粉。

母亲做浆水面时会用到椒粒。热锅，倒油，油熟，下几粒花椒进去。爆炝两三秒，倒入浆水。花椒粒炝浆水，清酸中有椒香。

天水种植花椒已有千年历史。天水花椒品种多为“大红袍”。“大红袍”三字，听着就喜庆、夺目。

到8月，洋芋便可拉丝了。沿着洋芋垄，耕过去。犁头把泥土像书页一般翻开，一颗颗洋芋滚入犁沟中，沾泥带土，憨厚敦实。把犁沟中的洋芋捡到一起，装进袋子，码上架子车，拉运回家。

大洋芋，留着吃。小洋芋，用来做洋芋淀粉。把洋芋蛋倒进机器，不停加水，粉碎，压榨。洋芋渣和汁液分开流下来。汁液倒入大缸，需要多次换清水过滤、沉淀。杂质去尽后，舀去水，把淀粉从缸里挖出，晾晒干。

洋芋淀粉晒干，胜似白雪。捏起来，异常滑腻。洋芋淀粉可做粉条。母亲做的手



中国画《红树青山》，作者陈少梅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杨青

七岁前，我的世界里没有高楼街巷，只有屋后的梨树、樱桃树、无花果树，以及翠绿的芭蕉。

芭蕉，叶片宽大，长势旺盛，遍布乡间的房前屋后。川西一带雨水充沛，加之芭蕉生命力极强，要不了一年半载，一株芭蕉幼苗便能如盖如伞，撑起一大片阴凉。

有一年赶上春雨绵绵，我急着去村小上学，家中仅有的那一把雨伞却损坏已久。母亲灵机一动，转身提着镰刀朝屋后走去。回来时，一片状如蒲扇的芭蕉叶便摆在了我眼前。我看到芭蕉叶后欢天喜地，忙顶在头上冲出家门。

一路上，同学们相继汇拢，撑伞者有之，淋雨者有之，顶着芭蕉叶的却唯有我一人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仍记得那个落雨的清晨。细雨如丝如线，轻轻粘连在我身上。那些雨丝如同一条时间的线，一头连着故乡和童年，一头牵引着如今早已长大成人的人们。

在我乡间，草木是人们的手足，也是生活的帮手。就拿房前屋后的植物来说，几乎样样都是管用的。竹子不仅提供竹笋，也带来竹筐、斗笠和竹席；松树的枝叶用作引火材料，它的身躯则做成各式家具，成为新娘们的嫁妆。芭蕉也不例外。

初夏，樱桃正红，母亲摘下几斤，用芭蕉叶托着，嘱咐我给邻里送去；秋天，新稻成熟，用旺火蒸熟，再用芭蕉叶包好，赶路的人就有了远行的底气。立春后农事渐多，人们对芭蕉的索取却最少，只为给它

留足生息繁衍的时间。

后来我进城求学，屋后的芭蕉见不着了，遗憾之余，竟发现它们钻进了书本。从白居易的“隔窗知夜雨，芭蕉先有声”到杜牧的“一夜不眠孤客耳，主人窗外有芭蕉”，从李清照的“窗前谁种芭蕉树，阴满中庭”到蒋捷的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不仅是诗词，我还在书上看到一则美谈，说唐人怀素少时家贫，无钱购买纸张，就采宽大的芭蕉叶作纸练字，日复一日，终成一代书家。

芭蕉，远不止我认为的那样，它早已从乡间的房前屋后走进了美好的文字中，也从乡村走到了城市，在城市中扎下根来。

在我生活的四川雅安，走进城中的张家山公园、金凤山公园等处，会看见一株丛芭蕉骄傲地生长着。人们在芭蕉的阴凉下谈笑，小坐，畅快自在。此刻，时光慢了下来，城市公园里也有了乡村的闲适，屋后的芭蕉以新的形式再次陪伴在人们身边。

芭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可它却长成了如树一般高大的体型。芭蕉枝叶柔软易折，貌似柔弱，实则却有顽强的生命力，纵使经历霜雪，也会不卑不亢地挺立着。

仲夏的夜里，窗外的雨倾斜而来。灯下，我又想起了儿时屋后的芭蕉。它们在大地上生长，散发着浓郁清香。雨水击打着芭蕉叶，声声入耳，使人着迷。故乡的田垄和炊烟，恍惚又在眼前了。

## 浓郁的椒香

王选

天水武山县，紧邻定西。定西宽粉有名，其实，用本地洋芋淀粉做的武山粉条也好吃。每至秋天，县城随处可见晒粉。一米长的粉条，挂在铁丝上，垂下来，如瀑布，很是壮观。这些粉是机器粉，耐储存、耐煮，烩菜、吃火锅最好。

9月，庄稼收毕，颗粒归仓。人们下地，沿着辣椒垄，齐齐摘过去。摘下来的辣椒，用棉线串起，能串一米长。一串、两串、三五串……挂在屋檐下。风把日子一天天揭去，也把辣椒一天

天吹红。

冬天，辣椒干透了，手捏，咔嚓一声，便碎了。择一空闲，母亲把锅烧热，倒入油。退去柴火，将干辣椒切段，进锅爆炒。得不翻搅，否则易焦糊。我们叫“焙”辣椒。辣味从锅里四

散开，很是呛人，远远就能听见。“焙”好的辣椒，倒入石臼，一下下杵，杵成粉末，装进袋。食用时，挖几勺，浇了热油，噼啦声里，香味诱人。在水天，甘谷是“辣椒之乡”，已有四百余年种植历史。

当花椒、粉条、辣椒等天水特产聚到一起，会是什么风味？我想，这就是天水麻辣烫的味道，也是一座城在烟火中涵养的滋味。

天水麻辣烫跟别处有所不同。一是干拌，没有汤汁，各种料粘在食材

